

新
國
紀
行

三
下

026904-0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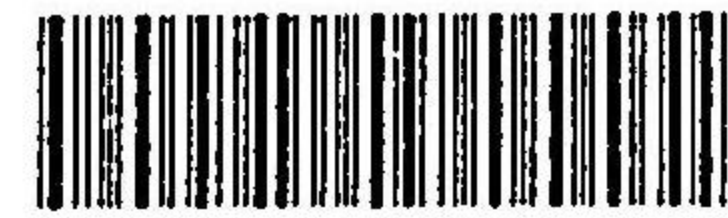
4-105

新国紀行

細川 潤次郎/著

M16

ADG-0022



新國紀行 細川潤次郎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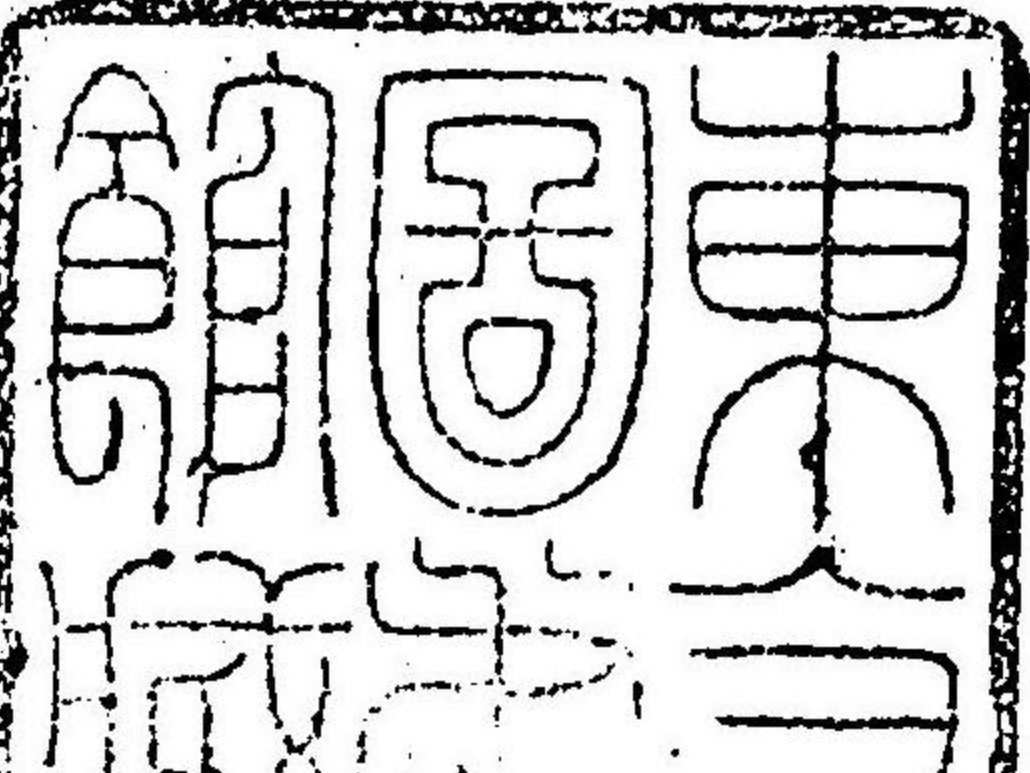
七三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一〇	三	四		
冊	五	架	函	屬	類

明治癸未春鐫

新華報

吾園藏版



新國紀行卷上

土左 細川潤次郎 著

我明治四年辛未即洋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值亞美利加國以下

書此山夫蘭西斯哥市人創開大會將倡海外諸

國林賽技巧有彼地代辦談氏某踵我橫濱請于官

輸送物產並派吏員往臨其會盛稱是舉於兩國貿

易事甚有便益美國駐我京公使亦贊其說朝議

允之乃諭商人以聚雜貨致彼國矣時余官民政部權

少丞掌勸農工等事適我官長以余堪臨其會擬名

太政官於是准其請命余臨會且順觀美國

東部農事博覽會也。五月三日。日出都下濱。後美國郵

船名亞美利加者來到焉。

六日。早起。零雨濛濛。不翅泥塵。而日昨郵船至。以是日開行。飯後。諸同行者。皆過余舍。喫別酒。適雨晴。余家內人。暨都下親朋。盈坐。更盡一杯。而出一同送來。至船惜別。日將午。有辨髮船僕。打銅鑼示船行。諸送客及閑雜人等。聞之。蟻散去。余既與來人別。迺立舷頭。目送漸遠。見去舟中。以白布巾高舉招颺。時以罩于一人頭上。蓋伴內人者為之。余則擎帽舞之。以應。至瞻望弗及。而入江淹。所謂黯然銷魂者。唯別而

已矣。下午開船。行過浦賀口外。抹房山而東也。風恬浪靜。直放太平洋矣。

七日。夜來苦暈船。呻吟客室中。我船前行。遙見汽船東來。近視之。乃美國郵船名亞美利加者也。凡郵船相逢。下杉

板。傳遞近事。接託書信。因閱新報。得知其船即伊藤氏以下十四人所搭駕者。此日正午。測算我船所在

值北緯三十三度五十三分。東經一百三十五度十五分十三秒。船行一百六十里。凡計路程用英里法。下皆同。

八日。正午。北緯三十四度五十八分。東經一百四十四度四十八分十三秒。船行二百一十里。

九日正午。北緯三十四度五十八分。東經一百四十六度五十三分十五秒。船行二百一十里。

十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零七分。東經一百五十一度零五分四十一秒。船行二百一十里。自船放洋。每日四顧渺漫。天空之色。與水雲相映。而時有海鳥作群飛翔。此外一無所見。搭客苦無事。因猜是日船行多遠。路程以賭鷹洋。有三日三捷者。余異而問其何人。客曰。是英國人。嘗學梯航為船長者也。可知有實驗者。必有過人處。

十一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十二分二十五秒。東經

一百五十五度二十分十五秒。船行二百十二里。余連日苦暈。加以床榻蝸窄。油鹼穢氣撲鼻。而盤碟匕箸皆帶酪羶。食不下咽。體疲如不勝衣。此日海濤漸穩。船中外科醫來診視。與藥丸三顆開腸。頓覺爽然。晚飯。盡羹湯一碟。稍有起色。

十二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三十分三十一秒。東經一百五十九度十四分。船行二百里。

十三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三十分三十秒。東經一百六十三度二十八分二十五秒。船行二百零七里。十四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三十五分二十八秒。東

經一百六十七度三十五分二十五秒。船行二百零三里。連夜月色頗佳。然海氣迫人。冷透衣襟。立艙板上。不可久也。

十五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五十三分四十一秒。東經一百七十一度四十六分三十秒。船行二百零六里。此日值日。曜搭客有講經師。行頌禱式。前此禮拜日。船長亦行此式。余並偃卧。不及瞻之。彼於風波搖蕩中。不廢拜跪之禮。信神之篤。可嘉也。

十六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零四分零三秒。東經一百七十六度十三分三十秒。船行二百一十六里。

十七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十二分二十四秒。東經一百七十九度二十二分二十秒。船行二百一十四里。此日值洋曆第七月四日。為美國自立之日。搭客及船人係其籍者。皆臨晚餐。飲酒極歡。鼓洋琴。彈胡琴。舞蹈竟夕。

十七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十二分三十秒。西經一百七十四度四十五分。船行二百二十一里。凡人西行不息。一周地球。則失一日。東行却多一日。航海家以值經度一百八十度處為分界。東行過之。則別置一日。故有兩十七日。不然與中外通曆所載日不合。

也。

十八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二十分。西經一百六十九度五十六分四十五秒。船行二百二十三里。聞日內又有來船。應與相逢。會船不太搖。出行硯作家書。十九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二十四分五十二秒。西經一百六十五度三十五分三十秒。船行二百十五里。

二十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二十八分三十一秒。西經一百六十一度零十分。船行二百十四里。

二十一日。與郵船船名相逢。託寄家書。且接彼新報。

中載朝鮮近事云。美國兵船。攻擊高麗。取礮臺及港津數處。獲彼大礮及旗章。又載我國民漂海遭難事云。郵船在太平洋面。見一船漂迷。而無舵。又無桅。知其遭風暴也。急下杉板而救之。波高不得近。有日本人五名。自蓬窓中跳出。泅就杉板得活。通船本十六人。以今年春間。由兵庫往橫濱。在路被風漂洋。糧盡。僅食枯魚。餒而斃者十一人。此五人得救後。又死一人。得生歸者四名。亦不幸中之幸耳。是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四十六分。西經一百五十六度四十六分。船行二百一十三里。

二十二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四十六分西經一百五十三度四十一分船行一百九十七里

二十三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五十三分三十八秒西經一百四十九度零八分船行一百七十一里

二十四日正午北緯三十七度西經一百四十五度四十三分四十秒船行一百六十三里自始放洋長風常從南東或由正東尚無大差是日風打船頭行不痛快

二十五日正午北緯三十七度西經一百四十一度四十六分十五秒船行一百八十九里

二十六日正午北緯三十七度零七分五十四秒西經一百三十七度二十一分三十秒船行二百一十一里

二十七日正午北緯三十七度十四分二十四秒西經一百三十二度三十六分四十五秒船行二百二十七里距山夫口二百四十餘里至此船上人皆有喜色以次日午後可進山夫口也已而風暴天陰船身左右動盪室中玻璃酒瓶盃盞傾倒萬狀前此所未曾賭焉

二十八日正午北緯三十七度二十七分零五秒西

經一百二十七度二十五分五十秒。船行二百四十一里。見一小島於船首。舟人云。將入山夫口矣。漸近望之。則山童而丹。光樓聳於其巔。別有一峰。空洞玲瓏。蓋純石所成。海潮激岸。白鷗群飛。已而船隻漸多。海標始現。海門左右之山。迤邐連亘。而右則陡絕如削。崖路作之字。其下危礁亂立。稱海豹岩。洋客游眺之所也。過海堡前。入金門而右。船入灣泊之處。小汽船曳之而進。直與岸接。梯而下。有土人權攝我領事職者。貌魯古斯氏。來見。同上馬車。馳入克蘭土公館。寓于一百三十五號房。

二十九日。為日曜安息期。俗不敢有所營。出步街上。聞此間二十年前絕無煙火。洋曆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嘉理福兒尼亞始出金。礦既旺。遷移逐利者日衆。又試農作。土地衍沃。其利亦不減金礦。居人愈多。內外商船雲集此港。而山夫蘭西斯哥。遂為太平洋東岸一大聚落。百貨山積。靡物不有。往來之人。肩摩轂擊。戶戶皆磚石築造。即大小不同。而新舊亦皆相若。是蓋新開地方景象。別處經久都邑之所無也。街上布鐵軌。便行大車。或以木為軌。鐵軌木軌外。率甃以木片。或用石。又有全不甃者。凡車過街。逢十字路。

必停瞬時以俟坐客去來其一車可載三十人許每位收錢十先土。而不論其所往遠近有乘小車者乘馬者亦由此路而步行者必從街左右稍高處過其下見地上鑲玻璃板又用鐵榻或木架引光蓋地平下又有住房可緣梯而下街市中央有市廳處為最殷繁而距之寢遠則寢為寥落歸寓則岩山三隅二氏來訪二人皆屬我省僚員自今春來此採訪農事者。

三十日下午談氏來訪同余往觀俄古蘭土學校街路蒞小海上乘汽船達前岸則又有汽車站乃上

汽車鐵路跨海上豎木架材作橋上布鐵軌其法極簡閃眼卽至乃入學校觀教育諸圖諸具及上代獸骨之類而返此夕談氏要余過街中一書院書院係工業公會所建此次賽會之舉乃由此會首倡會名默加匿古因士的洲多入院則有諸員歡迎握手勞余且引余遍閱書院其壁面皆作廚內五車書室中汽燈照耀如晝男婦數輩憑椅借覽余亦抽閱數種無非珍異書籍若箇中肄業者其得裨益豈淺鮮哉六月朔下午談氏來邀余過街中酒肆觀釀三鞭酒其家三層合下土窖為四層各層分課執事每歲葡

萄既熟。搾取其汁。盛大桶。泡釀。注入玻璃壺中。緊塞其口。倒安架上。見液質重濁者。下澱。輒開口。逆之去。如此者數回。液不復濁。乃爲成熟之期。言釀三鞭酒。此其大略之方法也。

二日。同談氏及工業公會首長哈列提斯氏。赴俄古蘭土學校。觀開場會。此學校爲邦內最大者。與前此往觀者不同。近日美國政府。捨沿河官地。以助學田。學校所在。距俄古蘭土街尚遠。是日會場。乃設於俄古蘭土街側。一大廠上。張花旗。結花葉爲門。入之。則男婦雜遝。鼓吹喧闐。多爲軍裝者。蓋鄉勇之

類。須臾樂止。則學生及教員。互有講說。又授卒業者證票。且行選舉學官法。事畢客散。而余輩則與同行二人。更入別室而食。間互爲祝語。間以諧謔。衆方哄然拍節。而余輩則殊不了了也。夜始返寓。

三日。土人某導余等。觀修船處。在舍多爾斯岬。距寓館五里。一條鐵路。通于海灣淺處。而余等則上馬車行。遠近岡陵。滿目皆赭。蓋萬草枯槁。而林樹之葉。被塵土。只人家菜圃綠。余頗怪之。土人云。此間夏日無雨。冬天得雨。則艸勃然茁。林樹皆綠。如此則與我國冬夏所見全相反。天地之大。無所不有。抑亦爲格致

之學者所宜講求也已。而到船澳，寬廣貯水，可納國中至大之船。代開以船，首尾挺出處，恰與左右石岸陷凹之處相合，令不洩水。入船而船膠去水，則船浮而他移。遙見一船駛來，視之，則余輩前所搭汽船名亞美利加者也。船進入澳，則代開之船復來。水入而船膠，岸上有板屋，煙筒噴黑煙，機器始動。有吸水機，自引澳中水去，頃刻而竭矣。又有木造修船槽，可以修理船之較小者。其左右峭立，前後洞開，中空泛在水面。用時則放水入，而體半沈，及小船進，而塞槽底，再吸水去。槽乾載船而浮，船底光露，即可加

修。昔者我咸臨船來此修繕，亦用此法云。歸路過鐵工場，聞機器值馬力二百五十，是不及我長崎及橫須賀所設，無足縷述也。

四日，與談氏往觀博覽會處，就舊構而更拓之。工未告竣，故覺不太壯麗。言其積有十二萬方尺。英尺下同夜燃汽燈一千五百管，計經費共四萬餘元，其宏敞可知。

五日，先是託貌魯古斯氏求通美國政事文學者，便於諏訪此間諸事。是日，貌氏遣馬爾坤氏來為伴。馬氏本英國人，來此國居勃斯敦有年，近移此地，未有

一定之業。故每日來訪。余際晚。叫有火。距寓不遠。急往火所。一觀。見撲火人。用噴水機共四具。依法開轉。其引水之筒。與街側鐵筒接。而鐵筒又與有源之水。通。機關動處。瞬息水至。澎湃湧騰。勢如掛泉。長噴不息。水鋒所衝。玻璃窗板壁。皆被激破。邏卒引繩為界。禁人攔入。惟撲火人夫。隨處奔救。隣壁之家。却坦然不動一物。蓋恃防火有具。以為決不延燒。且所有房屋。百貨。平素由擔保會計價。每年納其幾十一。源生息。果遇災燼。則償本價。所以隣舍。絕無驚動之狀。街衢所架電線。如蛛絲網。一有火警。四處閃傳。以便貼

近有噴機處。得報一面出車赴救。一面電催隣街。急發噴機。繼救火熄。則他區皆不動。不熄則始來噴救。屋制既堅。火燭惟慎。可以機措不用。即或一家有失。不至燎原。以視東京救火。不如此國萬矣。

六日。日曜。午飯罷。觀博物院。距寓館里許。馬車屬園者數輛。日過街上。隔五分時。而往來不息。游覽之盛。可知也。園中高下。結縷艸如織。列植雜樹。間以花草。點綴多致。始入一室。左右前後。陳禽獸蟲魚各種。不遑指數。皆去肉存皮毛。玻璃假造。眼珠望之如真。出室而左。入玻璃房中。多養暖帶地。移來諸植物。房

外雜花爭妍。異香撲鼻。如我國山茶。亦在其中。又入一室。多懸名畫。俱油描絹幅。就高處構大堂。中設都盧諸戲。罷。數人着冰鞋而行。其人股脚不太勞。而縱橫周旋無留礙。若游魚。若飛鳥。又罷。卓上陳大小鐸十餘。十餘人繞卓而立。一人振鐸。作一聲而止。安鐸如故。又一人如此。他人又皆如此。十餘人皆遍。終而復始。如無順序。而緩急疾徐。高下清濁。悉中音節。無相奪倫。諸戲之中。此為最妙。從高處下而左。有獸園。見虎豹熊羆駱駝驢騾更格盧等諸獸。他室又有各種礦石。各種貨幣。雖游覽之所。亦可以裨教。

育。游人或作鞦韆之戲。或泛舟池中。弄橈使帆。抑亦調和體力之方也。此園屬烏土空爾土氏。稱曰烏土空爾土。噶爾店。外國作逍遙園。多公同者。而此獨不然。收看錢為己利。想利固鉅矣。而所費亦不少也。七日。觀馬爾結多街織絨處。此間作此業者。只此一家。稱曰巴西非古。烏練米爾。廠分上下。上下各分數房。每房套具機器。得火力旋轉。響動喧闐。不聞人語。羊毛始剪者。垢汗殊甚。石礮和湯洗而淨之。榨而乾之。又去其卷結粗大者。皆用機器為之。絨既淨。乃染成各色。有染房。將磚石甃成大井。深四十尺。貯各種

染料煮熟而出之。及其既乾，乃加紡績之工。其法將
毳趕平，夾入滾軸間。軸上植鐵針如蝟毛，嚼摩其毳，
以令整齊。毳既稍勻，而又去其粗。於是再趕淨毳，合
爲一條，以入他軸之間。兩軸豎立，左右相摩，猶人手
指捻出，而有他軸接毳頭纏之。又轉入他軸之間，而
細之。細之又細之，又捻之成靱而纏之，以爲經若緯。
乃始可織。織之法，以機撥梭，令左右又撥筵，令拍
而密。已成段匹，又入他軸之間，把搔數過，軟綿如撫
初生之獸，而毳之過長者，則又以機剪之，令光滑。又
以機壓而平之，而毛布始成。其供卧蓐者，則又以機

緣而飾之。又有製莫大小諸件，剪而縫之。及修
繕機車諸具之處，工人言作此工場，起初所費三十
萬元，機器馬力可一百七十，而役工凡三百人。

八日，出覓租房。因公館在四衢之衝，訪客如織，於讀
書理會頗不便，欲移寓幽靜處，故也。此夕晤結布倫
某，是國之東部人，嘗爲農務局長官，熟悉農事。聞近
日我本國開拓長官黑田氏慕其名，招之往，經紀北
海道事，乃自華盛頓來此，待郵船發也。余以職在農
事，故樂聞其談農耳。

九日，再就結布倫氏聆教。

十日。閱書竟日。

十一日。同結布倫氏過俄、古蘭土。其友博士加爾某。夫妻具車來迎。共駕到某氏園。見百年艸方花云。此艸產于溫帶諸處。百年而花。則枯。以爲常。故有此名。而此處經十三年。乃花。新聞紙載此事。曰。植學家或以爲。由此間氣候地質之異者。卽如是。又到一園。中多植佳樹。細艸如羶。樹蔭設床榻。供人憇息。多大理石彫像。亭榭綴其間。位置清雅。池水回環。遠岫與之掩映。天然勝地也。而亦多用人工矣。應是富人別業。竟過加氏。喫麵包酒菓小食。入觀傍近學校。

又馳車到一園。多花艸。蓋爲花戶。最後到一園。多菓樹。此二園皆出售園中物產爲生活。園之外爲圃。一老人携籃摘覆盆子。圃之外爲牧苑。圍以籬笆。散牧牛豚。或寢或訛吐。綬雞方將雛求食。真是一幅洋畫中田園景色也。

十二日。同結布倫氏出購農器。就禮結兒氏及哈密兒敦氏商會。揀其制尤良者。遂得犁鎌鏡鏟播種器。剉芻器等。將載郵船以送。致我省也。下午移寓揭窠列街第二百二十七號。居停主人爲伽兒利伽氏。地較僻。而房室雅潔。雖爲小寓。殊覺適意。

十三日。作公信。下午訪談氏。遂留飯焉。飯後氏同其妻兒。邀余過米松街瞻禮堂。有講師某。近日從東部來。今夕始上講堂。中男婦填咽。講師立堂中。高處搖頭擺手。極口說人世之不恆久。宜早爲之備。聞者憮然有淚。承睫者。此間習俗。功利相競。狡譎成風。而教法之力。能約束之。以遷於善。嗚呼。死生禍福之說。動人也大矣。

十四日。早起往農器舖。搬出前日所購諸件。轉過郵船局。收水脚處。及抽稅司。交付郵船。寄回本國。美國之例。貨物進口。抽稅有差。出口則不抽稅。然又必須

具單一。註明。既有農器舖手記。更要我領事手記。否則不許出口。余未諳其例。又不假土人手。而躬親爲之。殊不耐煩。盡日踉蹌。無暇回寓。午飯飢甚。乃就街頭小店喫點心。自笑新到之人。不免有如此之周折也。

十五日。結布倫氏搭郵船行矣。余送至船上。握別而返。又閱書竟日。得醫前日之勞。入夜月色如畫。不忍卽寐。間步十字街頭。有當街架瞭遠鏡者。勸人窺月中。收着錢。兒童群集。其傍。蓋游嬉中。亦可以資星學也。

十六日。過博覽會。晤哈列提斯氏。

十七日。哈列提斯氏邀余等過其家。在華盛頓街。憑高岡下瞰裏海。是日會大霧混沌。不得騁望。殊為可惜。晚飯後。其妻氏及親串中婦人在座。弄洋琴。然余非周郎。不知其錯也。

十八日。過書肆。盤古刺弗多氏。選擇有益書籍。購數部。而回寓。

十九日。就口科勃兒氏。填齒缺處。客歲五月。夜騎而歸。馬躓而墜。傷面折齒。至橫濱就醫。以器刮缺處。痛不可忍。乃罷。至此訪高手。試其術。不覺痛。始得竣。

事。

二十日。曜。出訪同來諸人。轉過談氏問安。是日與同人觀博覽會。既而料覺身上發熱。聞同人中多有此患。鑿授方。用幾尼丸。卽往藥舖買之。歸而服之。就寢。同來之人。無過僅數人。而違和者半。豈非氣候之變所致。回想前赴哈列提斯氏席。有霧。值此盛夏。陰寒。及肌。恰如我國二三月間。夜晚料峭之氣。止着平日之服。無由加袍。此時傷風。而未覺之也。

二十一日。覺快。訪岩山氏。坐有一客。言及人工造石料事。曰。製石廠去不遠。乃同往其處一觀。此際多產。

極細淨砂。搏砂入範。納諸一種藥液之中。出之。移入鐵桶中煮之。令涼且乾。而石乃成。有噴水機。細巽如雨。洗淨石面。石質愈潔。蓋銜樣淨砂。由石炭銜鹽之力凝結為塊者。此石係蘭素米氏創造。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得賞牌。質堅耐久。與天然石無別。而天然石之粗者。却不若。其色與形。俱可隨意而得。供築造之外。又造磚砥。及濾過器。諸物。其價比天然石稍廉。故善售云。是日又過書肆某氏。見其印書機器數架。由火力旋轉。小圓軸過墨。黏活字面。大軸過紙。上則紙面皆印有機翻出。頃刻可得千紙。又有石版印刷。

處。畫師。剃刷氏俱在。其便捷真不可思議也。

二十二日。就照相處。求撮影像。此間人相見。互通名刺。又動請像。無像則殆損游道故也。是日係博覽會開場。哈列提斯氏。嘗送門票招予。有微恙不赴。適勃維氏見過。勃氏自少時。酷嗜採輯礦石。近地山谷無所不到。伸長其路而計之。殆五萬里。一日入某處山。沿壑登峻嶺。忽見嶺上一鉅石崩裂而下。無路可避。急翻身躲匿。一大石罅。而未及縮手。時崩石已墜。過此石頭。適為截去一臂。今在俄。古蘭土學堂。專講地質學。出示一塊白金。重可八錢。曰得諸此州某

山中。蓋此州所出第三等物云。又言郁失密智山中
大樹事。曰其大者徑三十餘尺。高殆五百尺。曾斫倒
一樹。老而中空。可騎而過。講植學者皆往觀之云。
余前寓克蘭土公館。得見樹皮厚可二尺者。卽此初
不知其爲樹皮。而以一塊木版蓋地球上最大樹
也。

二十三日。過博覽會。自各種機器車馬諸具。至衣服
飲食。照影蠟絹等畫。無不翻新鬪巧。非吾筆楮所能
悉描也。轉至花園。規模雖不甚大。風景清絕。草木蓊
秀。渾非尋常。各種綺花。馥郁襲人。有葡萄藤高丈許。

單蔓如虵。其子如瓔。曰杆抽後。僅經五月。余旣講農
事。見此。奚得不錄之。

二十四日。過羅滿氏書肆。閱其群籍。此間書肆最著
者。爲盤古刺弗多氏。而羅滿氏次之。又過慕士其氏
印書房。比前所觀者更大。主人示余一大冊。內貼各
國古今印本。各一二紙。見其舊者愈拙。而新者愈巧。
嗚呼。國之汗隆。於此可知一斑。印書之於文學。所關
至重。而國之皇華。非文學不能致之。世之有責於教
育者。未宜以和凝板本之法爲足也。

二十五日。同馬爾坤氏。過收稅司。晤見諸員。且閱各

新國紀行
樣書式。又過書信館、分數局。有接發外國書信局。有傳遞國中書信局。有管此一州書信局。有止一街書信局。此數局又各劃為數小部。令易於分認。以防錯悞。又有專遞新聞紙處。有專管賣送信錢票處。有專管貨票處。其接婦人書信處。用婦人主其事。遞於國中。則用皮囊鎖口。傳送國外。則用布囊。臨發拈封。納於木函。鎖件更嚴。遞信之期。隨地遠近不同。遠則疎近則數。而街上書信。每日五遞。其法創自英國。遍傳各國。而此國最備。蓋古人用雁魚犬鴿者。所不夢見。而驛騎傳遞之法。亦無用也。又過便溼多氏便氏。

主養兵卒。創傷為廢者。及給恤寡婦孤兒事。又兼點檢戶籍。方輯此州戶口田宅畜產工藝。及其價值等事。為表談其法太詳。臨去贈其所著書一部。此夕有愛買社會集。先是社長贈書招余。乃赴其筵。愛買者常春藤也。蓋取諸合同相愛纏綿不離之意。以為社會名會集之處。稱巴西非古。即太平洋堂之義也。正堂廣容數百人。楣上飾以綠葉。間以剪綵之花。壁間懸掛數面大玻璃鏡。炆燈映之光采四射。土人士女凡四百人。炫服來會。男人則不過黑衣一襲。而婦女子衣服色各不同。制又非一。光怪陸離。雪膚花貌。愈覺

明瑩已而樂作。男女相揖而舞。離合聚散。參伍錯綜。如亂而不亂。畧如練兵之式。一曲已終。而一曲又始。或一男一女。相抱而旋轉。自看棚上望之。裙帶繚繞。如飛花如迴雪。有焯々者。束紙如藥杵狀。兩頭握而裂之。有聲如火藥爆發。故曰焯々。展其摺疊。便成各樣紙帽。得者戴之以舞。是為撒尾之曲。罷而衆散。夜既半矣。

二十六日。土人某氏。邀余及同人。游海豹巖。即前入海口時所眺危礁處也。輕車快駛。不數時。到其處。左右之山。蜿蜒起伏。草木短小。間有沙邱。望之如雪。平

岡上散牧牛馬。設板屏防其奔逸。右望金門灣。燈標望樓。屹立于煙波縹緲之中。越一阜而下。則太平洋橫其前。一碧萬頃。上與天際。數鉅巖突立波間。如刷白粉。海鳥飛翻其上。巖之白者。蓋為其矢。岸上有一亭。與巖相對。稱古列弗好斯。譯言灣口亭。乃憑榻以望。見海豹數十。曬憩巖頭。或卧。或動。或吠。或下水中。或上巖來。非啻見人不懼。却似與游人相看。兩不厭者。聞此國有捕之取油為生者。獨此處申禁。不許銃殺。故爾々。命亭主具午餐。饌中有雀多。味極佳。飯罷。步屋後。上一阜。有野花數種。皆平生所未睹。摘之夾

于掌中冊。將以資植學也。上車而返。取路於左邊濱海沙平。山嘴參差。蘆葦高如竹。極為幽僻。路又左折。入岡阜間。見農家種菜。沃美。以風車汲引溪間之水。高可四十尺。水上車頭之桶。過窻而墜於崖。縱橫灌溉。蓋此間方夏。沙土乾燥。非有此種機巧。焉能致如此之美。漢陰文人之不設機引。非通論也。

二十七日。又與同人。過馬爾坤氏。同游於梭斯理多島。先是馬氏。慇懃余等。賞其佳景。故有此舉。島隔裏海。程不盈五里。有小汽船載客往來。馬氏引余等。與船長相見。通殷勤。因付渡錢。船長固辭不受。曰。聊

表待外賓之意也。其交道之盛如此。及開船。一路眺望。的列克刺弗等諸峰。過亞兒加刺斯島前。島有礮臺。似未全成者。又過英日爾島。有戍營。其左則梭斯理多島。中諸峰。高聳雲表。岡阜蜿蜒。相連不絕。海水迴環。作碧琉璃色。附近之山。多丹崖。不見叢林。積莽。而梭斯理多島之樹。蒼翠如織。真別境也。上岸而步入林樹間。樓臺之外。又有涼亭涼榻之設。以待游人。如其牧園及花園。則蓋為近邑人別業。又有方移居構屋者。聞此地屬某公會。而有欲買者。則割地與之。是日男婦來游者數十人。山夫蘭西斯哥。市肆

喧闐風景不足觀而俄之古蘭土多亭臺池沼之勝然氣象宏豁之幽邃曲折之致只此地峰巒層疊古木陰翳其下波淨沙白洵佳景也下午第三時渡船發即歸

二十八日收稅官米兒列兒氏要余等游于馬爾島島距山夫蘭西斯哥三十里許設有船局第九時上海安大船係收稅局所管往來游奕譏察海上姦商者是日米氏廣招所識士女張樂游嬉略如愛買社所為而船中之室不免局促是以舞蹈不能如意既而到島上岸遍觀船局中各處又見二隻鐵船皆

南北部戰鬪之際所用嘗受敵船所發大礮彈丸惟見鐵版有微磨耳裝載大礮四門口徑二十寸英射出彈量四百六十斤英礮身太重不可以人力動故照準之際左右上下皆用汽機力此船既大且裝以鐵喫水頗深而戰鬪之間又須縱橫馳騁故用汽機之力甚多又別有一種汽機抽出船中之氣則船外之氣隨而入蓋鐵板包裹無之則難於得清氣也觀未畢報船將發即上船而歸夜訪米野氏英國人嘗為我開成學校所延雇教授生徒期既滿又為我高知藩所招教授子弟今省其親而取路於此方在

克蘭土公館中。因得家書。知家眷在本藩者皆平安。殊慰遠懷。

二十九日早起。訪米野氏。值氏備車將發程。余乃同坐以話別。買渡船。越裏海。復上汽車。送至伯列山敦而別。伯列山敦距山夫蘭西斯哥四十里許。距俄古蘭土三十七里。路上所見。大抵平原。多種玉蜀黍。至此漸入山谷之間。山童且赭。而綠樹點綴其間。傍谷之地多樹林。又有人家。雞犬相聞。牛羊散布。遠近竟不覺蕭寂。土地之沃可知。抑亦有鐵路之便。而然也。小憩間。汽車自東來。乃搭坐。下午返山夫蘭西斯

哥。過書信館。又得鄉友書。知上月十八日攝海有颶風。香港亦有之。按掌中日錄。船路無它異。而家人則應枉費憂慮。然十九日發來家書。順到。則釋然矣。夜過博覽會。哈密兒敦氏導余。示其所陳設磨穀等諸器。

七月朔。書肆送余所購諸書至。貌魯古斯氏亦寄送嘉理福兒尼亞農事新聞紙。每七日一次印行者。及紐約農事新聞紙二種。乃添座右課讀。

二日。貌魯古斯氏又送致馬些去攝士農學歲報書。又過書肆。購採礦製鋼測地量土。染布造鹼等諸書。

轉過博覽會。有伏卵機器。燈火傳溫。自管中遍於器內。溫過一百餘度。則甬中水硯昇出。其力能令器上一瓣自展開。以納外氣。令不太熱。可代母雞之媪。是為器中最要部。器之上面。有內替箱。中劃為數十眼。每眼受卵。余前閱一書。知有此術。今見此器。倍覺其術之不甚難也。

三日。過造幣局。中又分為數局。其出納秤量簿記等諸局。則專掌事關經濟者。而其鎔化磨平鑿圓烙印試驗等。則專是造幣本分事業。其試金銀品色之法極嚴。局員為余說其法頗詳。然俄聞之。不能了。

金銀之質既純。加以銅十分一為幣。造金貨值二十元者。一日得十萬元。若造一元銀。則不過一萬五千元。金銀貨既成。送之秤量之所。細心秤量。其於定量有絲毫之異。則再鎔化而改鑄。其完好者。納諸木函。封送之華盛頓府。凡合衆國所需貨幣。三分之二皆出于此。而官吏督此事者。僅不過五人。役工不過百餘人。非汽機之力。安能致此。近日金銀貨需用倍多。非一局之所能辦。而此局規模既定。不可拓而大之。因構新局於米松街。更為宏壯。

四日。過貯菓舖。中時菓堆積如山。而苹菓桃子尤

多揀選佳者去皮割之為二而投之水中再入諸鐵
筍加以糖水掩筍以鐵葉再以鉛錫合劑釘合蓋面
穿一小孔浸熱湯中令湯不入孔候其熟出之筍中
氣自小孔出一人以錐頭釘孔洩氣一人急施釘藥
少選又釘氣又洩又施釘藥由此方法力排除筍中
氣殆盡而其菓乃經久不敗可以運諸遠方又糖熬
菓汁入鐵筍西人稱為謝模甘酸適口香色俱佳作
此等事專在中房上房則專造鐵筍或截鐵葉而捲
之或造圓蓋及圓底或釘合之下房則專醃藏菓菓
和以醃芥裝瓶發售隣房則又專造火腿火腿即家

猪腿肉鹽漬而出之懸之屋內其下熾火之氣薰徹
久之乃成

五日之曜無事乃與土人某氏游於余訥日距山夫
蘭西斯哥可六十里街衢修整為州中第三而地以
農事著第八時上車路上光景略如曩至伯列山敦
日所現而此間山色較美土地衍沃畜產尤多然獲
麥略了加以土燥艸枯滿目荒涼不覺方今為盛夏
也疾駛二時許至余訥日下車入款日禮公館少憩
乃過邑衙以磚石造近日方成結構崢嶸入門上
其堂自屋頂遠望四方邑居林莽蒼茫無際邑衙中

有審廳。中有訟廷。中央高處設座。為讞吏之席。其
前則書辨之席。其下設榻椅十餘。環而嚮之。為訟者
犯人法師若證者之席。而巡卒之席在其後。其右則
庶民陪聽之席。凡審訟鞠獄聽人來看。故有此設。訟
廷之左。則廳中官吏便坐之席。併貯諸文書。其後則
書房。多貯律例之書。以供臨時考索。訟庭之右。則貯
諸案卷之所。凡遺分財產。典當房地等件。皆留案卷
於此為證。又有數房。俱是綜核邑民財產處。訟庭之
後。則為福堂。亦以磚石造。四壁而蓋之用木板。嵌玻
璃。引日光。以鐵板為戶。入之。則又有磚室。劃為數間。

即犯人所居。鐵門封鎖。既嚴。設窓戶二。以通室中氣。
又有鐵甬。由地底入各房。以透外氣。凡犯人屎尿。由
甬中送出。別有房舍。獄吏携家眷居之。福堂之戶。繫
犬守之。此其大略也。旋至山太古刺。是處亦以農
事著。入某氏果園。廣一十二萬方尺。門內之路。繫
葡萄架。枝蔓纏繞。葉層疊。遮蔽日光。車過其下。小
房涼亭。皆綴以花草。芳香襲人。桃李梅華。菓覆盆
之屬。不計其數。園中亦有葡萄。不繫架。蔓生如瓜。就
園下。聞其養法。數件而出。道過農園。農園者。農社之
所會。放牧牛馬。歲時出其肥壯者。相角。勝者取賞給。

為此間之俗云。返公館晚飯而歸。

六日下午。過街西農園。此園略如前日在山太古刺
所見者而較小。是日值其農事博覽會期。近邑人
麇集。其所陳設。不過家畜及家禽。而場中有圓形馬
路。為賽馬之戲。養駿馬者。聯鑣環馳。爭先角勝。看棚
上。觀者如堵。樂工奏樂。嘹唳徹雲。為此戲者。駕一種
輕車。一人踞車上。伸兩脚踏衡。執轡與鞭。疾馳如飛。
比尋常賽馬。少傾跌之虞。是為與我橫濱環馬場上
所為異耳。

七日。與馬爾坤氏。過街上磁器鋪。購二三種磁器之

精巧者。多法國所製。磁坯平滑。泐藥之色鮮美。所畫
人物。花卉翎毛。宛然如生。令人把玩不息。一器之價。
動值數百金。馬氏嘗曰。日本所產磁器。漆器。銅器。絀
緞之屬。質非不美。工非不精。第其畫多不合時好。運
到此間。殊不易售。是為缺陷。今變畫法。則售多而利
倍矣。余覺其亶然。故選其可為式樣者。而購之。將齎
歸。示諸工人也。先是過印書房。愛其簡捷。欲傳此法。
而恨端詳之未遍也。是日又過一印書房。觀其方鑄
活字。機關轉振。鉛片之下墜者如雨。皆活字也。又過
一房。觀電機製活字。又觀鉛錫錄合劑溶鑄。注範成

版更過一房。觀婦人就黃楊木片。刻細工之畫。最後過一房。觀石版刻畫。瀏覽之際。固未能即傳其法。而耳聞目見所得。亦不為少。

八日。下午。過鐵工場。

九日。過書肆。購花鳥雜畫。俱刻上石版而印出。點刷各色顏料。約十數回以成者。土人稱為格羅謨。索價頗廉。然俄觀之。與蠟絹畫無異。將齋歸贈人。冀於進改我國畫法。或有小補。夕過博覽會。逢貌魯古斯氏。將往觀都盧之戲。乃與俱。見本國男婦小兒十數輩。作此技。少婦緣繩。小兒踏竿。或一人碎紙片。開扇揚

之。化作千百蝴蝶。或就一小匣中。出燈傘之屬數十。或設高梯。橫架白刃。赤脚躡之上下。或仰卧以兩足承大桶。旋轉如飛。又翻弄在空中。而再承之。令洋客嘖嘖歎賞。余在本國時。往過其門。而未嘗入場。今也觀之於五千里外。奇矣。

十日。與馬爾坤氏。過工藝學校別局。約以明日再來。觀其正局。又過邑長公司。得邑政書一部而歸。

十一日。馬爾坤氏來。偕往觀工藝學校正局。亦有鐵路。惟不能直達其處。中途下車。離學校猶三里餘。徒步而行。山谷荒僻。忽見高岡上一大廈。巍然聳雲表。

即乃學校箇中教童子以工藝。故有此稱。其實一種善堂。寓濟貧懲惡之意者。凡街村中有惡少頑童不知悛者。巡卒檢之。收入此中。率從八歲至二十歲。分別數房。改化其習氣。有教師三人。共掌教授小學科。別有師匠數人。教縫衣造履植活字製皮箱等事。分徒授業。若有病者。送入上層之室醫治。室尤高燥。風清氣暢。又有婦人專監幼童。製補衣服。方今童子之在校者。可二百人。如其經費。皆由邑廳支出。而邑廳則取諸民。與貧院病院之屬。其揆一也。夫人之稟質固不能齊。而於幼時不善撫教之。且不習藝事。無由

以得衣食之資。則其不相率為惡者幾希。至果為惡。則良民亦被其害。故出稅錢設此等善堂。化惡少為善人。良民亦被其利。其意洵美。然董理其事者。非精勤不倦實心行之。恐亦難收實效耳。歸路不由鐵路。是日天熱路燥。浮塵如霧。取巾拭汗。則見泥汗而地僻無由僦馬車。委頓殊甚。

十二日往俄古蘭土。買菓苗及穀菜籽粒。汽車直至貌羅土威一停。於是下車種樹家舍多。氏豫知予來。駕車來迎。接到其家。在吉林葉哥。初吾省置開墾勸業二局。專勸農工事。以我國菓木穀菜或乏良

種議購此間物。余前謀諸結布倫氏，稱含氏樹藝極博。是以特來揀選數種，將郵寄吾省耳。含氏又邀余過比土門多。距俄古蘭土三里。地據岡阜高而少樹，遠則望海，近則望湖。此間亦稱勝地，有公館。又有富人別業，俱係新近所設。其下老樹蔽虧，有一泓礦泉，清而微臭。旁有玻璃掬水器一個，云服之令人健。偶見矮樹紅葉肥美，折一枝而玩之。含氏曰：母此毒樹也，觸則生創，可不慎哉！乃棄去。掬泉洗手，方覺無虞。噫！一藥一毒，咫尺于此。憶昔啞泉旁有解毒之艸，此正相反。多識於草木之名，亦大學問也。就公館

而飯。上車沿湖而馳。湖曰瑪律多。上有垂柳，參然。中有人家，隱顯其間，亦畫景也。過含氏，示異種小麥。曰：試下一粒，則倍蓰至七十四莖之多。莖數十穗，其粒大於常種，來自華盛頓。蓋小麥中之絕品。余嘗聞人言，曾見下一粒成九十莖，穗三十六粒許。是一顆籽粒成三千二百四十粒，想亦此類耳。須臾辭出，由鐵路歸。

十三日馬爾坤氏將一婦來見，云善畫。先是余欲雇一人作博覽會中所睹諸器物圖，以寄回本國。若雇男人為之，恐工銀將不貲，而婦則減繭餘事，索價無

幾故以代之。

十四日。郵船期以十七日發。作公信及家書。裝所購書籍於皮箱。將一併寄致吾省也。是夜偕居停主人婦子看戲去。初聞樂奏。汽燈漸明。優人登場。其正旦則真婦。姿色秀徹。音吐清亮。固天然也。有男扮所不及所演之劇。大意不甚解。惟點綴山川宮室景致。率以畫圖逼真。又用機關。倏忽轉換。境界常新。如其日出月明。則用汽力。時亮時暗。半暗半明。漆天黑地。變幻尤奇。如海濱之景。則波浪動盪。觸石有聲。忽一隻汽船來過其前。船面機器活動。船尾水激純白。日光

雲影漾映水面。如瀑布則溪谷砢砢。一條飛泉自半空瀉下。穿亂石間。噴薄如雪。既而地稍平。乃作漫流而去。有聲且動。真活水也。又作房屋被火之狀。警鐘一聲。人聲始鬧。隔窓櫺見火星。爆聲如破竹。煙燄蓬勃。不可嚮近。瞬間延燒板壁中處。忽穿。處皆火紅。含煙板壁熱燼而倒。見火既遍室中。於是煙焦火黑。火焰煙白。外有婦人兒女相携逃出。繼而救火夫至。水龍噴水而熄。如見真火。令人驚心動魄。

十五日至我領事署。囑貌魯古斯氏幫辦東行事務。如買鐵路票。以真金換紙幣。作銀鋪交引是也。是日

值我中元節。本國舊從佛教。以是日修孟蘭盆會。祭先凡人家有新喪。翌年中元祭之。曰初盆。親戚朋友來弔爲禮。余以去年秋八月丁艱。今行役外國。不得躬親。致祭爲憾。日昨過俄。古蘭土途上。見清國人在田圃地。燎紫化紙。謂爲亡父兄修冥福。此節追遠之風。我心之所同然。而外教之所無也。

十六日。哈列提斯氏來寓。邀余晚飯。同載至家。共其妻氏同食。罷偕往博覽會。適哈氏有事。不能同去。令妻氏伴余行入場。則令余把臂。而過稠人中。蓋代其夫助余禮也。而又我國之所絕無也。

十七日。郵船名者開往我國。送本國人回國者。及相識往我國者。至船而別。途上觀土人就海水淺處。打大椿。架橫材。鋪厚板。添長埠頭。打椿之法。用平底船。斜豎兩木。人緣梯立其上。以機緋大鐵鏈。其下有軸。繫麻繩。用汽力運之。以卷舒其繩。則鏈上下椿打。椿設承鏈鐵箍。不致其頭折裂。每鏈數下。視柱上實落地。以取平。始可免其溽陷也。

十八日。過習商賈學校。其教之也。分室數區。首習算術諸科。堂中設接客處。凡如坐賈之接商旅行鋪之運百貨。立約買賣。以及諸種擔保會規。滙兌金銀行。

情等事。無所不具。生徒各就其處學習。即與實地將
 無同也。回路偶過一鋪。觀製木器處。有一大盤。言是
 蒐聚沿太平洋海岸所產各色木材。鋸為薄片。膠黏
 之者。視其上光油。分水理。精粗悉現。我湯本木曾等
 產。亦有類此者。惟擦蠟以助光澤。未知上光油法可
 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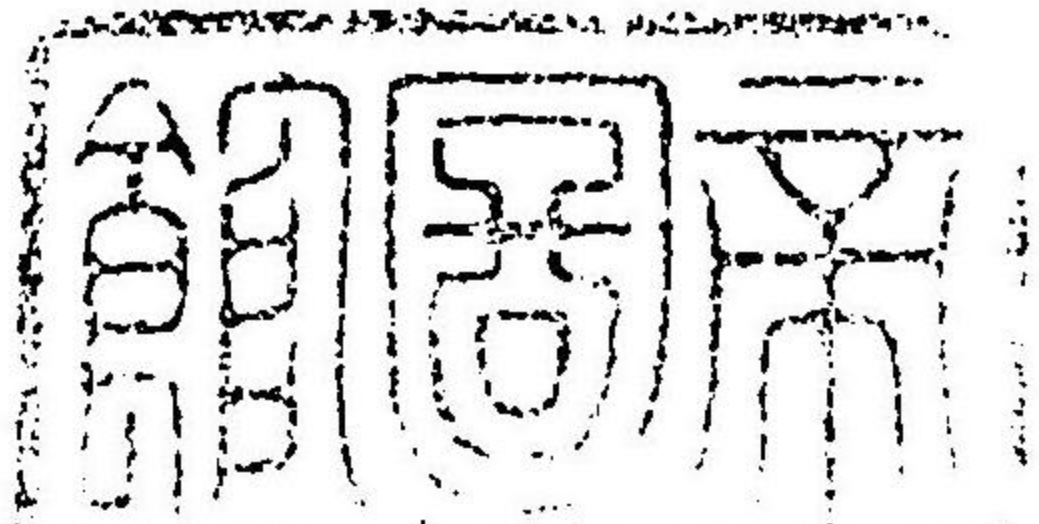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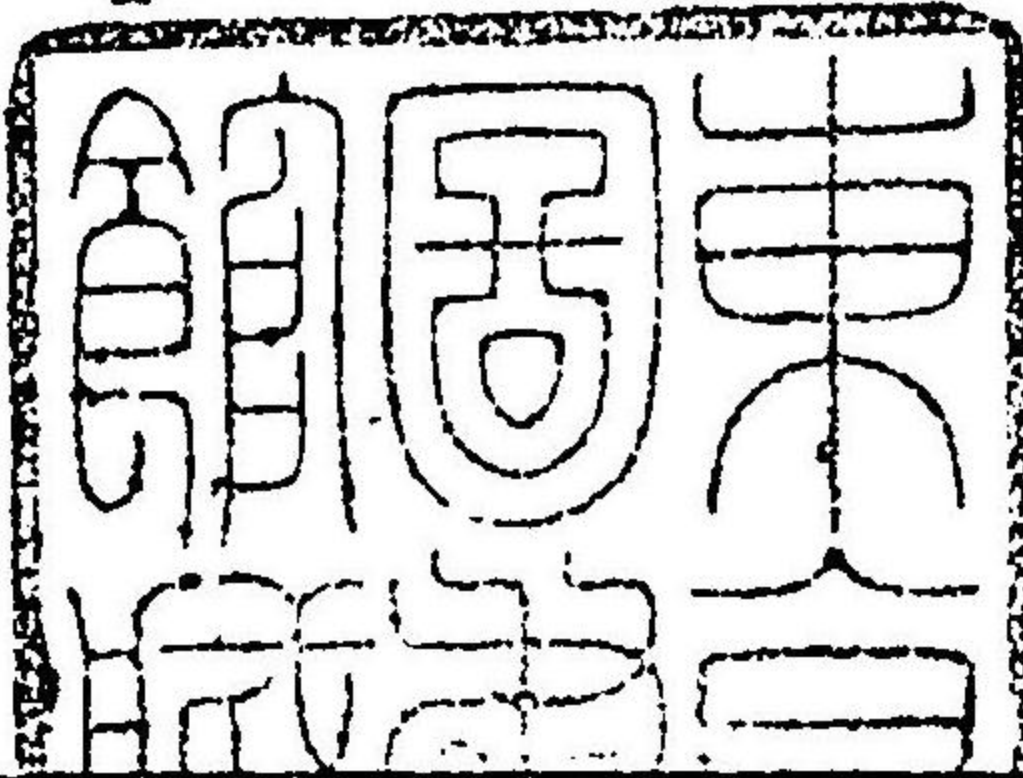
新國紀行卷上終

新國紀行細川潤次郎著下

東京圖書館

二冊	一〇五号	三架	四函	屬類
----	------	----	----	----

七三



新國紀行卷下

土左 細川潤次郎 著

別速深始散
開發房租諸賬將有東部之行諸友來寓話

二日 早起第八時登途諸友來送至俄々古蘭土
而分手與白井佐羽二氏同上瀛車輪輾鐵軌響如
轟雷駛行迅速有如飛電即深山絕壑中坦道相通
轉瞬之間既為別境近觀如流遠望如旋真令人應
接不暇比之太平洋中水天一色殊可樂也正午停
車餒于刺斯碌布前此數十分時車中主事大呼於

衆曰某站午飯至則有賣食者鳴鈴請客於是下車
帽而就食鳥啄虎咽忙酬其值一齊上車予見其盤
碟如客數不多不少怪而問之乃知於發車時由電
報有幾百位也車過茹布火倫其地在萬山中昔西
班人稱此一帶山脈爲西夜刺涅八峇譯曰雪山巨
嘉理福兒泥亞全州西枕太平洋而此間峯巒層疊
林樹茂盛車行懸崖之上其下深谷萬丈不見其底
又稍上而望下則一抹蒼煙恍疑身上九天車後別
備一座露天無壁便於坐客眺覽山水稱玩景車每
晴日有客人交來憑欄晚又飯于阿兒峇日間所經

路多險峻過此一站則稍就平天漸昏黑無所見主
事來爲客擡高席下板作床下帷以便安寢余以不
慣通宵難寐時舉頭隔玻窗仰望星斗離々忽見天
邊微紅疑是月將出也少焉愈亮不見月出却低々
露炎頭乃知是野火也

二十一日早站飯于汗婆兒多午飯于八都兒馬温
天晚飯于葉爾哥此日只見平地茫茫如流沙遠山
起伏如波浪無甚可誌惟下車時見郵亭傍坐土蠻
數人余與之言以英語皆能解答聞伊等爲熟蠻而
其生蠻隔在數百里之外云已而又行一路白沙寒

艸。滿目荒涼。別無可觀者。然如巴利沙迭之地。山巒絕竒。又有一山。特出雲表。戴雪如銀。是為魯卑山。有礦廠。每月出銀可四十萬元。

二十二日。車沿大鹽湖而行。湖大如海。水鹹無魚。聞湖上有大鹽湖街。衢脩整。人家稠密。多富者。蓋由採礦之利。有某寺頗壯麗。其教許一人娶數妻。前有教會長雄克氏。與其徒一百四十三人。自紐育逃而至於此。相地建寺。人口歲增。現有一萬四千。然不奉其教者。未嘗知有此地。及鐵路通往來。車客始聞其竒。有迂路往觀之者。然距此地頗遠。不易往云。車至

俄々古店。與前來車換客車。便各回本處。是日早飯于俄々古店。午飯于窪列約質。晚飯于貌列樣。

二十三日。拂曉至貌蘭古比兒。地多平岡。過此則又坦平。一路無草木。多白骨。想是野獸之斃者。遠望野獸數十作羣。聞車轟轟。即奔竄去。此間又多野牛。地之僻可知矣。早站飯于刺々米。前至沙滿。見石狀太竒。石上更戴石。而矮樹點綴之。其石紋理橫裂如牛屎。車入雪屋中。雪屋者。架木蓋板。可以遮雪。因地勢既高寒。冬天大雪埋路。車不得行。故不惜鉅費為之。又有用石造者。是在礫蹊山中。為鐵路最高處。聞其

絕巔高於海面八千二百四十二尺而余穩坐車中。不覺其爲山也。前日始望魯卑山時問人曰：何時過碌蹊山。答者曰：當在後日。平明及期，余早起四望，以爲當前有一大山，高於魯卑者，而平沙如海，全不見一點螺角也。乃又問人曰：碌蹊山何在。曰：即此。始知其山至大，漸起而漸伏，是以然也。午飯于西煙溼，晚飯于西慈溼。此夕見電光明滅于雲間，微雨又來，風動禾黍，蟲聲唧唧。自始發山，夫蘭一路天熱，土又乾燥，至此纔得新雨，乃覺秋涼氣候之變，抑亦地勢使然也歟。

二十四日早站飯于克蘭土愛蘭土。地始沃平如砥。午飯于佛利門多。至俄馬哈而下車，眺臨密瑣利河。河水分流，砂礫成堆。河上左右林莽如薺，嘗架鐵橋未及成而爲潦水所敗，迺用漁船濟人。前岸有車待客，客々上即發。車製甚美，座間較大，可伸肱展足。車尾拉賣食車，坐客隨時就食，呼酒呼羹，各從所欲。先是停車而飯，衆客雜沓，不啻餓狗爭肉，何遑咀嚼。今日明窓淨几，飲啜裕如，始辨五味，無不稱既醉飽者。况俄馬哈以東，到處沃壤，多莊稼，又多人家，即一流野間亦足以悅目也。

二十五日曉抵彪兒靈敦。渡米斯失比河。彼黍離々。樹木章々。多牧園果園。午飯于綿多打。至知加各。換車而發。知加各一府在美士顏湖上。素稱殷繁之區。惟鐵路上看去。焉能見其全豹也。

二十六日早站飯于阿兒廉士。渡俄海俄河。午飯于比店坡。晚飯于來恩寺。地勢多高低曲折。又有隧道。鐵路工費最鉅。而築造之法最良。從知加各至紐育。有兩條鐵路。分屬兩社。各爭先達於紐育。是以此間車行極快。是日土曜多有自知加各往紐育。消次日曜日者在車中。爭來問我國事。同行中惟余一人解

英語。逐一應酬。不耐其煩。至深夜未得寐。

二十七日早起。遠見人居漸稠。田園大闢。知其為紐育街近地。捨車渡哈地孫河。至步羅土威街。頗為熱鬧。寓先多尼哥刺斯公館。有樓數層。每層房室甚多。而飯堂常在下層。上下勞客。以此別構一小房。中具升降之機。客人欲下就食。入房閉戶。則機動而房自然下。開戶而出。即飯堂之側也。上時亦如之。午飯後。僦車過先多刺爾巴爾古。為此地公同園。花木亭館之勝。甲于全國。而其工最大者。為貯水處。鑿一大池。水挹藍靛。清鑑毛髮。其水來自格魯敦河。引以鐵管。

街中亦同引其水。為貯水處。二水無所不通。有無數小鐵管。分入各家。似此一大都會。自數百萬人飲食。澣濯。以至救火之用。皆資此焉。小憩于茹西亭。觀獸圈。中養各種獸。無所不有。而最奇者。放獅虎豺狼狐狸犬羊之屬。同居一園。而不相害。可見馴之有術。氣質可變。禽獸猶然。況於人乎。

二十八日。早飯後。過步羅古列因街。路臨河上。有汽船。客車至此。乃載而渡。客不下車。乃過古靈敦。及嘉納兒諸街。衢雅潔。其左右駢植雜樹。枝交加。車從綠陰中過。無復紅塵之侵人也。歸寓再出。過亞美

利幹因士的洲多書房。是為此地公會。猶山夫蘭有默加匿古因士的洲多者。見會員來牟氏。看模造諸菓品而返。又過先多刺爾公館。偕加兒知斯古刺士爾二氏去觀亞美利幹因士的洲多所倡設博覽會。與會員諸氏相見。余在山夫蘭日。因哈列提斯氏致書於此會。員為先容。故得諸人歡迎。款接至厚。有一老人把予手臂。遍歷諸場中。指示甚悉。場上多列機器之屬。奇變百出。不見一件自外國來者。此國工藝之盛可知也。終邀入其公司。供酒菓。酒間多有為我國祝頌者。余起謝而出。

二十九日。往銀鋪收滙金。又過俄爾街訪中嶋氏。是夜偕加兒知斯氏觀劇。名為劇。而實是一班女優。箇箇妙齡。明眸皓齒。其登場也。短裙窄袖。錦繡粲爛。露乃腕腿。或裸體而腰邊止。遮輕羅。隨風飄揚。殆不勝掩。予睨而不視。覺顙有泚。盖着絹莫大小。不知者不能辨。忽聞臺下樂作。女則一人。或二人。或數人。遍場飛舞。緩急疾徐。與樂相應。旁燃熾燈。密者如連珠。疎者如斗牛。時又旋轉。閃過麗人蓮步之下。而歪大字。栩栩然舞。逖望之。疑是天仙。飛昇入廣寒也。三十日。加兒知斯氏及古刺士爾氏。要余過外的普

練農事博覽會。外的普練。距紐育街二十餘里。為開國大將軍華盛頓與英兵鏖戰處。地在平岡上。張幄為場。々中陳諸菓。諸菜。百花百穀。又養家禽。家畜。靡物不有。遠近之人。競來觀之。而場苦不甚廣。幾於袖成。惟汗成雨。農會長協基沙馬氏。本日耳曼人移寓此地。既久。專以植鈴薯為業。悉集其異種。而試之。能辨其佳惡。彼都人士。目為鈴薯大君。大君之稱。由我德川氏與美國訂約時。假用之也。今藉以為協氏綽号。意謂鈴薯將軍耳。余曾閱農事新聞紙。稔知其名。此日場中所陳鈴薯。可二百五十種。協氏為余指示。

其尤佳者七種。加氏則熟於畜產事。亦爲余指示其佳者。已而協氏出一令曰。在場小兒。若有身材肥大。形容端麗。合賞格者。與賞牌。得賞牌者。並得銀一百五十元。衆推加氏。合選合格小兒。因曰。加氏既熟於畜產事。選合格小兒。莫如此人者。加氏曰。余略知畜產。焉能知人。衆曰。人亦是一個動物。既知畜產。則知人矣。加氏不得辭。乃選拔三人。授賞牌。三人父母懸牌於小兒衣襟。誇示衆人。意氣揚々。協氏邀余入幄。亭喫點心。乃別去。

八月朔。加氏導余往步利斯氏籽粒舖。擇穀菜花菓。數種籽粒。可傳於本國者。買之。再過亞美利幹。因士的洲。多博覽會。前者入夜。過此許多機器。一時看不明白。此日之來。正欲得而遍閱之也。

二日。佐羽氏家以織布帛爲業。正擬用機器省人力。會見此會所陳列者。思欲購寄。故鄉應用。乃就其舖。定約買之。又過亞百爾敦氏書肆。買書籍。

三日。日曜。過中島氏寓。聞華頂宮親王在步羅古列。因街往候者。再會親王。外出未得。謁乃過普羅斯別。古多巴爾古。此亦公同名園。綠樹成林。青草如氈。水自地中噴射。沖空而下。如玉柱。如珠簾。又有亭榭池。

沼之屬而修葺之工猶未全竣與先多刺爾巴爾古
並以勝聞然如以人工論則此不如彼至富於天然
之趣則彼不如此未易俄軒輕也

四日早起發紐育上瀛車經奴植設諸邑過費拉迭
兒費呀予前從知加各來時過之值深夜暗黑無所
見今而始得見其地勢大略然鐵路不貫市街中央
不能詳繁盛之狀又過巴魯知莫兒亦為一大市街
海水灣環桅檣林立夕入華盛頓下車入公館日夜
秘多好斯此地則美國大政之所自出官署壯麗道
路廣濶然地少商工街上又不多見車馬而寓公館

之客亦寥寥也

五日訪森辦務使於我公使署遇其將出同載共行
過外國事務公司晤其次官某々令斯威爾氏導余
遍閱其諸局々務有全不與外國事者蓋別有如下如我
太政官者近擬改築而未成暫於是處辦其事云
六日冒雨過印書局觀植字印書裝本諸事有手民
數百人又過議事堂々高聳雲表望之如城闕規模
宏敞結構堅牢入之則房室曲折階梯高下令人欲
迷固不止議事及陪聽數處其魏煥甲全洲各國所
謂議事堂者或不及焉故土人常艷說之而外國人

來此亦以一見為快。堂之幅員結構詳於地誌諸書。可不贅也。再過博物院。土人稱曰斯密頓。因斯的洲多。凡動植金石之屬。可資博物者。皆備嘉惠。後人寔多。此局本由英人斯密頓氏所建。初斯密頓氏富而無子。臨死悉捐家資。以供此費。如氏者可謂善用其財哉。

七日過大統領官居。土人稱曰外多好斯。譯言白屋。時大統領克蘭士氏偕其家眷出游。數月未歸。守者延入院內。為余到處啟鑰。堂構雅潔。園庭幽邃。儼存素朴之意。長國者所居。宜如此。又過議事堂側。一花

園曰公克列書那爾。噶爾店園。丁灌溉甚勤。花木妍秀。芳香襲人。

八日過書信館。驛部長居之。全國驛部吏員皆承其命。凡書信遞發而受之者。不在其處。則以送回。此館拆封檢視。內有錢物。區分藏之。留心訪求其人。得知其處。仍加封套。由官遞交。待四年而無主。錢物皆充公云。又過內國事務公司。其中有陰郵功勳之局。查准攬賣之局。戶籍局。地理局。土蠻事務等局。而攬賣局所關尤大。凡人有巧思。別創新奇之器。先告諸此局。則許專其利。數年間。他人不得模倣。局員檢其器

物樣式合格者准行之。不合格者不准行。其合格者與不合格者各分室陳設。供人縱觀。此事歐洲各國皆行之。而美國之制最備工藝之精。蓋非偶然也。九日過會計事務公司。以石造之。諸公司中。最為堅牢。其長官勃士威爾氏。延余於其室。相見。勃氏方南北鬪爭之際。助令大統領克蘭士氏。專理財政。事平後。國計益絀。乃不得已。多發國租銀票。借用民財。以濟燃眉。從此稍增租額。以漸償之。遂復國力。而民力亦不致于凋弊者。氏之功也。值氏有事。將出。命僚屬以導余觀。看諸司。賴得指示甚悉。其造楮幣之法。又

精又密。彫刻印刷。自為別。司製紙製墨。各有專工。書畫筆畫。細如毛髮。俄視之。不可辨。用顯微鏡照之。乃一々明晰。其工緻已自不可擬。而書畫之外。又有二種細花。其花之繚繞而錯疊者。刻用機器。而器之用。全賴人力。人力不常同。則機器之用。不得常同。故花亦不得常同。其花之氤氳而模糊者。印出後細察之。恍似輕雲漠霧。却是微塵小點攢聚而成。如人贗造此幣。縱不易辨。即據二種花樣較之。真贗立明。云。次過農務司。此司前曾在內國事務公司下。為一課。及結布倫氏為長官。建議分為別司。乃移今處。司不甚

廣專掌輯農事歲報書。別有農學士數名。准通國中
有人於農事起疑義。皆得隨時質問。又有貯種籽處。
如有久欲試種。輒以給之。此夕過繞治谷溫。訪蘭馬
氏。蘭氏爲我公使署書辨善畫。索其二頁。又過觀象
臺。不及入而返。夜同森辨務使乘氣車發華盛頓。
十日拂曉車到紐育。此日々曜再候華頂宮親王。又
不遇。乃又過普羅斯別古多巴爾古。又觀園左墓山。
墓山之美。固不及園。然岡阜迤邐。池水清泚。草樹蒼
翠。而碑石錯峙於其間。多以花紋石造之。掃溉幽徑。
不留纖塵。士女來展墓者。絡繹不絕。孰謂外人全無

追遠風哉。田路順候親王。始得謁話半晌而辭出。
十一日早起。上氣車發紐育。夕抵勃斯敦。寓於公館。
館曰巴加好斯。遇土人亞多俄士氏。此人坦懷好客。
凡我國人來此。多賴其力。氏是以熟悉於我國事情。
又略解我國語。叙寒暄畢。邀余觀劇場。優皆黑人。其
戲略與我國之優譚相似。跳躍叫呼。渾是戲謔。非扮
故事者。比前此所觀別是外班。

十二日微雨。亞氏同余觀州衙州衙之內。見不多人。
門外又可設雀羅。轉過孔門。孔門爲此地公花園。似
巴爾古而小。見群雀啁啾。飲啄自在。見人不驚。粗如

馴鴿比尋常之雀較大。凡雀啄蟲多之害穀菓蔬菜者未為無功。而至群啄禾稼又大害於農事。要功罪不相償。故土人見麻雀則捕殺之。惟此種雀無害而有功。昔年致自歐邏巴。漸得享息。因設令禁殺云。又過公同書院。書院藏書之富。甲於此國。最後又過名畫院。聚古今名畫懸掛壁間。人物山水恍如真物。亦非他處所觀之比。

十三日與亞氏過查列斯答溫。是為建國之際。美英鬪戰之處。近建石塔標之。塔高數百尺。塔心架梯如螺殼旋而上。至塔頂自窻中窺外。無一物礙目。海則

桅檣陸則煙筒矗立如林。塔下則街衢縱橫如棋枰。亞氏為余指點某地某處甚悉。蓋勃斯敦街依山為居。本不甚大。後以人口日稠。歷年填海為陸。其在海山間者。殆皆新地。而街市中水流環繞者。填之未竣處也。下塔過獄舍。余嘗聞此處獄制最備。懇守吏求觀吏導余輩觀其工作。各分為木工鐵工履工等諸部。各有小吏并師匠監其事。時正午。見囚徒就食。各從其司出。挨次整列。徐步而前。步法不乱。猶極鍊之兵。其各隊共集中庭。又挨次而前。至食監前。食監給食。受而退。各分路返而入室。皆石造。囚悉入。則

吏鎖其門以食。々畢又各就其業如初。余就獄監乞
得其歲報書數部返寓館而飯。又上汽車過牙馬伊
加普練農學校新築煥然只未全成。見其學士和瑣
列氏此校爲堅步利治大學校支司歸途過其左近
墓山老樹森々如別境真安靈之地也。旋過亞氏山
莊與其母氏妻子相見留晚飯是夜宿其家。余在街
市作寓終夜車聲不絕隱々如雷。况公館中又履履
不息常苦聒耳。惟此夕地幽僻無雜客萬籟俱寂。酣
睡達旦。蚤起推窓木葉簌々有聲。但覺清氣淪肌耳。
十四日過冰吉列土及維廉氏工場觀造汽車。按美

國鐵路伸而長之。可得六萬餘里。汽車之用日廣。不
可無此等工場也。

十五日早起過堅步利治大學校。以時方考數生徒。
定其科第。尚未開學。只有法學一科。法學士蒞場設
題發問。生徒環聽。間舐鉛筆錄之。學校之傍有一老
樹。設垣護之。建碑勒文。譯言開國之初。大將軍華盛
頓始令其兵於此樹之下。嗚呼。是亦一甘棠也哉。返
寓。又訪舊友副練知氏。不遇。此人前數年服賈於我
長崎。與余相知。適氏往紐育。而不相值也。乃過市廳
市廳與寓館斜相對。向係新近所築。劃爲數十房。各

有專掌市人來此辦公事者踵相屬也不比州衙肅靜事簡蓋州衙司一州之事市廳司一市之事雖州衙之權力大於市廳而市廳之事務却多於州衙也此夕發勃斯敦取路於列步兒波耳瀛車迅駛二十里抵海岸搭瀛船々號普羅分斯于尋常艙板上別蓋艙板其間軒敞可容數百人鋪纒瑜陳椅凳如公館中盛飾之筵燈影與玻鏡相照射光耀如畫人稱此間渡船中巨擘燈前見船客士女概多體面人中有亞多俄土氏見余在即來握手日間約同過紐育氏先余早來在此時告晚飯已具請入別室而就席

供蠟肉味極美飯罷乃見士女成一對々為舞蹈之戲綺羅翩躚蘭液芬馥至更深始止余與亞氏出步舷側大月當頭風露清冷天水澄明殆非入境平生船中無此適也船路徑奴頗兒多維岸暫停聞此地斗出海中夏日甚涼為近土人避暑之地每年七八月間居人加至二萬之多屆冬令則不過八千今此船知避暑人將返紐育故駐船於此待其搭載而去天曉抵紐育港灣曲折嶋嶼紛錯自海入河一水帶煙萬檣含曦往來小船如風飄葉可知此地繁盛其由水利之便者不少矣

十六日。與森辨務使及亞多俄士氏同飯于寓館。席間有和克氏言嘗住我橫濱數年。用意於植學。聞余講農事。告以阿兒拔屋地有農事博覽會。余決意行。乃約同往觀之。

十七日。值日曜。同亞氏游于先多刺爾巴爾古。此夕與森辨務使別。

十八日。將發紐育。算還諸賬。夕晚出寓。同和克氏徑上瀛船。溯哈地孫河。余聞此間渡船甚美。且兩岸風景頗佳。此行船則美矣。惜已入夜。只見岸上燭燈之影迷於樓角而已。與和氏竟夕間談。

十九日。曉抵阿兒拔屋。捨船而上。入公館。夕日迭刺繁好。斯時加兒知斯氏早先來寓于此。蓋為此間博覽會副長。早起赴會場。余則下午同和氏過之。會員乃給余等以花牌。許縱觀場中。不收看錢。會場在郊外平原之上。不別設廠。只張帆布遮日光。凡阿兒拔屋。一州中各邑所產動植諸品。無所不有。而尤多者為農器。會員某為余指示甚悉。觀未畢。雨大至。乃返。此夕加氏延余過其農會所建書院。講養蜂採蜜事。衆員各以其所見相質。一老人云。業此已十八年。其述成說。滔々至數千言不止。此國農事之盛。亦可概

見已。

二十日再過博覽會。加兒知斯氏為余說畜產佳惡尤詳。且示余以自家所牧諸畜。又過百花場。和克氏又為余細說植物事。是日見步利斯氏亦在此。氏紐育種子鋪。即余前此買籽粒者。過百穀場。又見協基沙馬氏。即鈴薯大君。氏亦來賽鈴薯。看其薯樣無非前在外的普練所見者。蓋如外的普練地則一邑之會。此則一州之會。事體大小固自不同。所以陳設諸品亦隨加多。不遑一一點檢。而余既濡滯兩日。多承會員指物細示。可以無憾。乃與和加諸氏別。下午第

五時上瀛車。發阿兒拔屋。經山谷之間。過羅遮斯多爾。聞此地行沃。名多菓苑。惜無暇駐觀焉。

二十一日早晨車抵納牙。既列前路。早望一水如練。長橋如虹。亦有人家。是為吊橋。站客曰。大瀑近矣。右邊一帶大川。乃瀑之下流也。因車行甚疾。遙望飛瀑處。渾如大霧。只露上半面。方凝睇。間抵納牙。既列站。下車入公館。名因他奈書那兒和店兒。早飯畢。命輕車往觀瀑。且買瀑記與瀑圖。預備臨出展圖。召御者。指示瀑記。曰。須依記列目次而行。車不然。恐有脫漏。且不便記臆也。先自拔斯洗言。島始。自街過橋入。

鳥_々踞急流之中。其平坦處。小屋數間。密柳下垂。入
 水。又有霜楓。照映有綿紙。司入而觀之。乃用水力。轉
 換機關。一日得紙一百二十束。每束四百八十張。則
 一日得五千七百六十張。悉供紐育某新聞紙需用。
 云。又過一橋得島。曰哦土。譯言比前島較大且高入
 島而右。林間見前崖。々属加拿大。係英國所轄。前崖
 之下。則火爾斯收。譯言馬鞋瀑。鳥之下。名亞美利加。瀑。兩
 瀑之水。勢撼林谷。雲霧混茫。從此不通馬車。步過一
 小橋得鳥。曰屢那。譯言明鳥踞亞美利加。瀑頭。四顧皆
 石瀨。水勢洶奔而來。一瀉而下。上下滾鬪。激而又騰。

騰者之高。殆及瀉者之頭。人立鳥上。臨之。時被飛沫
 濺。濕其衣帽矣。仍由原路。回停車處。沿瀑而左。又下
 車行。為哲哩西施。妲斯。譯言三島三島相連。共在急
 流之中。架橋通路。達于峇喇賓塔。凡此三座島。與塔
 皆攬馬鞋。瀑頭。而如塔。則宛在水中央也。至塔下。緣
 塔心。螺旋梯而上。及頂層。遙望上流。前面大湖。渺漫
 無涯。左右林菁。抹碧。漸遠漸淡。而被水煙。滅沒者半。
 近觀水流。狂奔湍洄。洶湧萬狀。不減洋海風瀾。蓋數
 十里之間。乱石為底。地勢傾斜。而然。此下。西崖愈覺
 石壁陡絕。乃為馬鞋。亞美利加。兩瀑。動盪而墜。合而

命之曰納牙既列瀑而馬鞋瀑聲勢比亞美利加瀑更壯塔以石造基礎堅牢可無震也然觀水勢衝激澎湃作聲不覺目眩心悸恐為摧潰塔根而去凡大湖之水至山羊島分而為二其一經山羊島一面與合衆國相對此為亞美利加瀑即前在月明島所觀其一經山羊島一面與加拿大相對而下此為馬鞋瀑後在三姊妹島及此塔所觀者也此塔之所在並見而瀑為觀瀑最佳處故好事者築石塔以粧點其景致惜亞美利加瀑不與塔處正面對然非瀑之負塔實塔之不得其詩也又沿原路繞山羊島而返

經街路過吊橋站沿納牙既列河而下三里觀盤渦之勝至則門口有一小亭供人游息內進則有一大屋以石砌者經危崖間石徑而下又有一小亭憑欄下瞰水流之狀奇不可言大湖之水為瀑而下匯為深淵其水猶平至吊橋下逢亂石斜下雙崖束之奔注激射湍悍減滯至此則山當水之衝水未即直下啣其涯寬廣如大池其深不測而轉湍迴瀾如往如復故有盤渦之名有枯朽之木從上流漂來者皆集於此相觸而離々而復合狀如轉燈之魚周旋盤桓經數日不流去盤渦之水俄見之如無去路徐察之

河折而右。好事者據崖設梯，以便探討。余乃越山角而下，則又構有一小亭，坐而憩。西崖壁立，雜樹橫生。時值寒露，秋色正濃，重陰之中，早見霜葉紅黃相間。一種藤蔓，纏掛枯樹葉，如渥丹掩映水面，盤渦之勝，賞之不盡。乃返溯盤渦之上，有一派急流，亦為奇觀。沿崖架木造塔，中設吊房，供人上下，以省跋涉之勞。客坐房中，一人轉機放下，至安定處，開戶而出。緣梯而下，有一大盤石，橫出水中，上構一小亭，可以觀瀾。奔流急下，激亂石而跳躍者數尺，飛沫四射，恍疑玉龍之相鬪，而鱗甲散飛。又察吊房之機，々用水力，築

石為堤，引上流水為渠，々流至閘，橫激車輪，其軸之端設鋸齒圈，振轉第二軸，々頭設曲腕，曲腕纏鐵鍊，左右舒卷，以吊小房上下。渠口有閘，設扇，々繫銅線，人要開機，則自上引線，扇乃展，水突出，機乃動矣。此間斷崖險峻，不可以路，故又別架木塔，中設螺旋梯，以廣方便。然終不如吊房之捷也。又往吊橋，觀其制，以大鐵索四條，橫亘河上，經兩崖二石柱上，深入地中，是為其經，以小鐵索為緯，上下左右旋繞，撩拽如蛛打絲網，又用鐵桿支撐，螺釘固定，鋪厚板以為路，々分上下兩層，上通汽車，下則人馬互用，為合衆國

與加拿大之要路土人稱為舊橋以與新橋別也初
從下流望之見人過橋如駕虛空走一條線不覺為
之膽寒而今躬親經此車中談笑不異衽席不知其
下乃飢蛟饒鱷之所窟宅焉也過橋入加拿大部沿
河而上左見一小瀑倒下是屬合眾國失其名今始
見之又得一吊橋即新橋也加拿大之地率平行多
人家枕大湖而稱几巖處又在大瀑之上是為加拿
大部觀瀑之最佳處地以純石成瀑水所衝經歲磨
穿崖石上出下入有如一長几故名乃在巖上而顧
盼馬鞋瀑在其下山羊諸島在其前亞美利加瀑又

在諸島之左對岸人家粉壁磚牆隱顯於綠樹陰中
更左則新橋小瀑及納牙既列之河向背變幻無不
到處是畫與合眾國所觀相較彼幽邃而此開豁彼
婉曲多姿態而此豪爽多氣勢固無所伯仲於其間
也几巖之傍有博物館入之而憩館人教予更衣觀
瀑乃蒙油帽着油衣麻繩代帶方始下崖與導者捫
石角而下耳摩石壁既近瀑下水氣迷濛終古無晴
日愈近則瀑水注入耳目勢如疾風殆不可息導者
令余擡頭看瀑乃偷眼一瞧忽見亞美利加瀑前有
虹掛彩亦水氣映日所成無足怪也回至博物館更

衣縱觀所陳諸物。且登樓而憩。憑欄眺下。當眼諸景。與几巖上所望相同。而眼界更豁。既而返寓。此夕就寢。夜將半。窓前月白。孤雲間飛。大瀑之聲。或遠或近。耿耿不能寐。余在紐育。日嘗聞此地。月夜觀瀑之勝。曰。當天氣晴朗之夜。月盈而中。瀑前可見彩虹。夫水氣之映。日成虹。則常而映。月成虹。則奇矣。是以極欲趁此期來。奈臨發。紐育值日曜日。汽車停矣。又路經阿兒拔。屋觀博覽會。來遲三日。已過下弦。而失之。可惜哉。

二十二日。又僦車而出。補吾日來游踪之所未遍。從

寓館後。抵亞美利加瀑。上停車。是處為往加拿大渡口。名布羅斯別古多哈爾利。時旭日始旦。朝霧未散。坐望瀑上諸島。及加拿大諸處。尚在鬚髯中。下車沿坡而行。俯瞰斷岸。距脚下數十步。則水氣混茫。不能辨其孰為霧。孰為水也。臨崖有亭。々中設斜面機。以供游客升降。其機亦用水力旋轉。一老人守之。客來踞凳。則使機上下。凡瀑不宜下。瞰必仰望。而後得其大觀。機之設。不可無焉。余告諸老人。乃開機而下。躡蹠于渡口。鋪板々生水苔。滑澁甚。跌而仆。第幸得不墜。水匍匐往。將抵全瀑之下。不耐飛沫濺衣。而退。既

而一小舟從前岸來一人以双手徐蕩雙撓乃渡舟也。余想河勢險惡雖漚船亦當難於截流橫渡而一人以葉大之舟濟人豈不惴乎。然今見之殊不覺危。蓋瀑之下則決不可近而離瀑稍遠則為急流亦不可行舟。而此間恰當瀑水已墜而又出々而未流之處。舟順波勢回旋以撓撥水令前固不為危。又不太勞不特操舟之巧也。岸頭有游客僦渡舟觀瀑者。余意又興然思適間幾乎墜水垂堂之戒不可不省。乃不敢為此。而由斜面機上崖。馳車過新橋。新橋制與舊橋制略同。惟吊一層路。工力亦大。省人馬過之橋。

搖動如乘船。其下紺碧漾盪。聞怯夫與弱女。則無有能過者云。抵加拿大部。再觀馬鞋瀑。沿湖更行數里。回首望諸島。嶼立於急流中。島上有人家。島角有橋。想其勝必不下山。羊諸島以地主各開桃源口。故名。不甚著聞。一名靈遞島。一名羅克島。一名西渡兒島。下車觀路左燃泉。燃泉者火井之類。土人填板桶為井。々中置簞。々上安蓋。插入鐵管。點火則焰赤帶青。高數尺。去簞觀泉。々湧有聲。點火亦燃。只不久自熄。汲而飲之。味少腥臭。蓋其水成於硫鐵及鎂。而其火則帶硫水元之氣也。歸路過蘭迭思練。即美國於一

千八百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與英國人戰處。設高臺以表遺蹟。臺上又架遠鏡。便瞭望。然霧猶未全晴。難以望遠。乃返。於是納牙既列之勝。游覽殆盡。而其所謂風洞者。則未之觀。蓋亦此間之稱奇絕處。而前日過其側。導者不言。致有脫漏。詰導者。導者曰。不言者。慮公等更衣之煩也。余不為阻。遂再過月明島。將入風洞。土人設門守之。又有一亭。即更衣之所。悉脫舊衣。換一套淨衣。披戴油衣油帽。以氈為靴。用麻繩結束。如時儀錢囊。別裝入一函。封鎖監守。而派導者跟隨下洞。以助攀援。洞在月明島之底。入洞。石崖斜

絕。頗類几巖。而其下有二鉅巖對峙。緣巖角下。視其罅間。似一鉅巖裂開。成此一條路者。而大湖之水。經山羊島與月明島之間。而墜者。正當其上。瀑勢已為弧形而下。衝裂開處。激而返向。又觸內面裂開處。將迸而上。未及出洞。而又為瀑水所壓。一闔一闢。宛若老虎跳澗之勢。常為風以吹沫々之。飛散者。如猛雨。大電帶疾風來。所以有風洞之名也。游者緣螺旋梯而下。抵崖腹。又攀石而下。繞鉅巖下。路絕。則水上鋪長板。設欄以代橋梁。時余少有寒疾。怯冷至此。更衣。上下峻崖。過風洞下。滿身水滴淋漓。而汗透毛衫。嗚

昨觀瀑亦太勞矣。下午返寓飯畢促同人上渝車。又過舊橋入加拿大部倚車窓回望瀑布猶戀々也。晚飯于倫敦夜越休倫湖。

二十三日曉睡未寤忽為黑人搖醒云車軸將折乃急入別車右美士顏湖而駛。上午始抵知加各寓于公館。夕日沙漫好斯樓房亦具有升降機。其大可知。飯後上街欲買有睡房車路票不知賣票處何在。問人不知問之巡率指示一處往則非矣。遂歷問數家而後得是處。却與寓館斜對。蓋鐵路縱橫間錯約有三十餘條。賣票處亦稱之。故致周折如此。知加各之

盛又可知也。是夕車不行。次日々曜亦無好車。定以月曜日午前十時四十分發程。

二十四日向夕間步街上風溫而烈殊覺不爽。返寓飯畢就睡々夢間聞警鐘甚急而起。時夜方半窺玻璃窗外只見火光而不知火所何在也。乃就西南頭一窓探外始見烈焰蓬々似隔里許起。微啟玻窓風沙眯眼急掩之。欲下樓物色其緩急。至房門口覓鞋則無矣。公館常規館僕問客欲就睡時。又日間所穿鞋去。刷拭上墨。明早還來。故鞋不在原處。踱出房門。又不見一人行動。左右客室皆鎖而無聲。啖似鼾睡者。

身圖卷十
因思此等大屋。蓋造既堅牢。又家引湖水。不減沛澤。况內外備有防火諸具。即火起。隣壁應高枕無憂矣。乃掩房門。再就牀席。然警鐘愈急。究竟不安于心。又起開房門。出則雙鞋。早在聞樓下。有人哄鬧。敲急。敲同行二房。喚醒。結束衣履。見西南窗戶。隙射透數條火光。如金身佛。急向玻窓。拖開半扇。掀推一片戶葉。望外。只見火勢比前愈近。分開為數道。風捲火星。繚亂空中。如密雪急霰。直向窓前吹來。墜於隣屋上者。左滾右旋。正不知有幾寸厚也。後聞是夜火起。上風延燒至此。三里餘云。此時驚危無措。飛下樓梯。伺探

身圖卷十

館久動止。早為避走之計。而未動。既而火延至審廳。廳與寓館對門。其屋用石蓋圓頂。火自窓入。飛云審廳。逝矣。余乃知寓館亦不免。將走而避之。有三箇皮箱。俱是必需物件。不可不携。回至三層樓上。開睡房。拉出一箱。拖下螺旋梯。令一人看守。餘二箱較大。而重。不任獨力搬動。用毛布大手巾。繫於箱之兩側。扣手。余撐其前。一人推後。至梯頭。見上下人多。恐失手。溜下以傷人。於是余與一人。將巾頭紮扣一手。拽住其箱。一手勾着梯欄。送一層。下一層。汗流如雨。比及二箱俱下。火將迫矣。乃將大箱前撐後推。搬出寓外。

一人留後押着二箱余與一人搬至街角即留其人看箱余獨返搬小箱交付街角一人再返與後一人併力搬一大箱於是三人各挽一箱避火行過數十弓地臨河有橋此時難人携老帶幼填咽而渡余等未便曳箱而行力小箱重進退維谷乃雇路人扛之初無應者余手持綠背票示之約每箱給一元始有應者擡箱過橋夕側有一酒店憩于其前時風力益勁火光益烈回首望寓館處樓窓已見噴炎有磚牆爲風焰所鼓而倒者又聞一殷如雷轟礮擊者疑是人家或貯火藥而炸發土人曰石室爆裂聲也知力

各般賑之區遇此回祿半屬焦土良可慨也且諸客館盡皆焚燼無所投宿即欲出市區外覓一村店而余輩因皮箱爲累步履不前即欲覓雇車輛奈此夜苟有馬車之人爭先馳赴火所載避難客以趁奇贏眼見馬車啣尾而過奔競如狂且多飲酒而醉呼之不應夕亦不顧顛叫至數十輛而纔得一車俯就乃載余等及箱轉西馳行未里餘而停車索七元辭客卸箱鞭馬東去余素不知其爲何地去向見有一小酒店入而憩座間多醉客或放歌或狂呼或相爭鬪余輩雖欲一瞋而不得也時出觀火夕延至湖上而

天既明矣。

二十五日。余本擬以今日登途西下。知發車處亦在市心。未悉其驛館之果得免災與否。詢諸土人。由便路搭氣車。土人云。何不往西街第十六號。則或有之。常例車過其處。必停數分。時余聞之喜。乃欲往焉。又苦于無小車。就近可借。託店主人覓雇街上車馬。絡繹東行。皆奔火所。亦留不駐。有田舍兒。驅車賣漣。呼之。約以倍給漣價。乃卸漣於店頭。以載余輩及箱。馳向西街第十六號。西街乃昨夜發火處。所過街路。餘炎未熄。欲迂道往。一望皆然。勉從一條馬路而過。

風扇餘燼。吹起塵灰。煙焰撲面。頭額欲爛。馬不敢前。御者痛鞭疾驅。截過火路。出彼一方。則避災者方搬家具。列街左右。老弱婦女。踉蹌奔走。眼眶悉腫。蓋風沙入目。摸擦以致之也。車抵西街十六號。促予等下。乃轉回馳去。余等立風沙中。問人何時車來。皆曰不知。自十時至下午二時。盼車不來。或曰。加納爾街有停車站。可往一問。余等欲往。而又無小車也。立馬路呼數十輛。而後得一車。馳一里半許。抵加納爾街。問有車否。曰無。乃投站傍一店。店中蕪穢。賤人所寓。又多醉客。交來相騁。頗苦應酬。偶欲頽面。不得盃水。乞

一椀水。聊濡手巾以拭面。去塵土。主人曰。本處分水。亦罹災。况噴救需水急。故無由分送。蚤起尋井。處汲一桶來。以濟眼前之渴。非敢惜也。又曰。燠局亦燼。全市無燈。夫水涸燠燼。而全市渴闇。苦也不苦。可見物之甚便者。一失。更不便于原無時也。余輩已憊。且前夜來未眠。乃上樓就床席。不意四壁皆蛛網。床上有蟲螫人。風來屋兀々搖。終難交睫。忽聞汽車鳴鐘起而趨出。至驛館前。問車發否。曰。有一車即發者。將往彪兒靈敦。地在西歸路上。至彼自有別車西下。余喜。急返寓取皮箱。見樓下坐閑客數人。余乃揚言。

曰。若爲運之。給厚賞。衆爭先上樓。搬皮箱。蜂擁而出。去。余等急與金於店主人。及搬皮箱者。跳上車。帽爲風吹去。不遑去取。幸同行有兩帽。乃借而用之。行數十里。天將暮。車中望知加各。猶見黑煙滾々。想火未滅。而風亦未減也。夜半抵彪兒靈敦。換車而進。始得有睡房。車入黑甜鄉矣。

二十六日。抵密瑣利河上。下車呼渡。逾時已過彼岸。適無汽車。乃投公館。夕日哥尋好斯。夜得新聞紙讀之。其所記無非知加各之火者。

二十七日。上午得車。乃發。晚飯于副利門多。

二十八日。早飯于西慈涅。俄覺寒威砭肌骨。一月前過此。天方炎熱。野花盛開。今則滿目荒艸。疑是別境。忽見地上發白。班々如霜。視之始知是雪。須臾四望皎然。茫無涯際。午飯于西煙涅。至夕霏雪愈甚。車不得行。

二十九日。雪止。車仍不行。車上火工皆下車去。手持鐵鏊刮軌上雪。車始徐行。阻則又刮。余嘗聞此間冬天雪深。今新得雪。乃爾。抑何故也。土人云。至隆冬間。車前別套鐵具。頭尖如犁。以去雪。稱雪犁。今年雪來較早。未及上犁。偶遇此患耳。下午一時方抵羅林士。

崇朝雪深行遲。未喫早飯。飢甚。急往驛館覓食。下車踐雪。因驟積而酥鬆。陷沒雙腿。深及腰上。不能移步。伸手排雪而進。如厲而涉。飯罷回車。檐皆垂冰柱。長數寸。晴日輝映。如水精簾。

九月朔。拂曉抵俄古店。早飯後換車而進。晚飯于葉爾哥。

二日。早飯于多魯溪。晚飯于斯篤古屯。夜半到山夫蘭西斯哥。入克蘭土公館。作久客歸家之想。是夕貌魯古斯氏由電線預知余歸期。徧告此間諸友。諸友同集公館以待。久而未至。不耐而散。獨貌氏留後在。

接余問安。略叙游狀。乃睡。

三日。諸友咸至。就詢東游情景。余云。東游中事。無一不樂。惟知加各之火。為自生以來奇苦矣。貌氏曰。縱令大國帝王。悉其國帑。恐不得觀此等大火。而君親目之。亦幸矣。眾為之哄然。夕過權量舖。閱諸種權量。其小者可以測錙銖。而大者可以測鐵路之車。有測信書者。有測藥物菓實之類者。各異其制。而皆靈便極矣。

四日。市人將選官吏。行丟票之儀。往而觀之。其法。分一市為數區。每區各擇一處。為丟票場。乃有三徑。凡區中人。書其意。中人名於票。分徑而入。納票於櫃。唱己名。舉手而出。當場者錄其名於簿。以次日。筭票多少。其最多者中選。

五日。往俄々古蘭土。訪舍氏。

六日。加爾氏邀余。觀阿兒拔刺土煎糖。哥地在迭格。答屬阿喇米大郡。糖以甜菜製。而此地宜甜菜。每葉古爾地畝。得甜菜根一十六噸。葉古爾地。值七千二百方尺。一噸值一百十六斤。一日銷甜菜根五十噸。此間所產甜菜。僅可支五月許。其餘七箇月間。煎黑糖。作為白糖。其初購備器具之費。約八萬元。可一歲。

而其所得償其所費云。利豈不鉅哉。製糖之法。淨洗甜菜根而納於器。々隨機動。剉而又榨。而滓與液分。煎其液而成糖。其色雪白。管昂人與余甜菜籽粒一包。且出其精製之糖示余。糖霜結晶。瑩々有光。如指環中所嵌金剛石。前年送某處博覽會。得第一級賞牌。問種菜之法。曰。地不宜濕。須黑壤帶沙。每一尺四寸穿一穴。深一寸。每穴下籽粒三顆。鋤耨莫懈。及苗茁。擇其壯長者一根留之。而盡去其弟。勿摘葉。々黃則為菜根既熟之徵。根熟則拔其一二。須先以器驗液中糖質多少。菜根雖肥大。若糖質無多。則利鮮矣。

七日不出。

八日。加爾氏將以明日入三古雲真獄舍。為各犯演講。因邀余觀三古雲真之地。隔裏海搭氣船而往。岸上除獄舍之外。只有一間人家。々無雜客。窓外連山環繞。煙波澹蕩。是夜在此過一宿。亦足樂也。

九日。飯後出寓。往觀獄舍。只見磚牆高聳。上平而潤。可通人行。又設望樓。有看守人。常在其中。時々出樓。荷銃步牆上。如有囚人越獄者。許擊殺之云。至門通刺守者。開門揖入。隨開隨鎖。上至講堂。重々如此。時一講經師當場演講罪囚九百餘人。坐凳默聽。即尋

常人士女願聞亦聽之。講畢博士上場講大氣之說。且用測驗器具示其成分異性。歸重於造物主之妙用。略如理學書中所說。而其深切著明。則迥勝讀書。講畢諸囚或看書或鼓琴或唱曲。余辭出講堂外觀工役諸司。是日夕。曙皆停工作。日夕返寓。

十日又訪含氏入其菓園。覓買菓苗。因省種植。含氏果木無所不有。萬一有缺。可就隣近種樹家覓補也。凡余應需之果。諸種悉備。惟因此間雨候未至。不宜動根。約訂俟後郵船寄送前來。事畢返寓。此夕閱新聞紙。有格略嗟郡華兒西氏拍賣財物一事。曰牛一

千二百頭。馬一百匹。地一十六萬八千方尺。聞其牲口悉為良種。而賣價極廉。余乃擬買數頭回國。與談氏約。屆日同往觀之。

十一日雇船往沙古刺。綿多見海中有一島。孤峰直立。崖壁削丹。絕無山木。曰是滿山皆錳。土人鑿金開廠採礦。用船漕運。費省而利鉅。上午抵沙古刺。綿多上岸。憩於街中飯店。午飯後上氣車。比到知哥。日既晡矣。乃投公館。公館中無浴室。乃就隣人業溜浴者。洗塵污。是家套有尋常浴室之外。又有魯西亞浴。都兒格浴等。設此等浴法。數見于西人。暨書想對症用。

之未必不效

十二日早起同談氏出寓往華兒西氏家便路觀某氏水輪磨麵處聞近邑所需麵筋率取給於此至於磨篩裝囊皆用機關而碾以重磨篩以密絹麵末飛揚滿室氤氳人吸之久有害於肺云故見其從事者皆以布覆口鼻此州小麥素稱良美而磨碾之法精益求精以指試拈擦之酥淪肌紋其細可知真嘉品也出磨房上車往入華氏拍賣處距寓近半日程半途有大川為沙古刺綿多上流有一種渡船用小舟十一隻大舟一隻如有客貨裝載大舟其渡在河流

彎曲處鐵索一條從沙嘴向下流橫貫小舟之桅以與大舟連舟之舳艫繫麻繩又與鐵索連舳側施薄長板片用機轉振激流為勢舟發此岸用篙一撥離岸又動機々動而吊起船首之板則船尾之板下河水激船尾之板令舟向前岸而進小舟十一隻皆向前須臾達前岸自前岸返其法反之有一人動機絕不費力又不須篙師惟舟往返之間須人暫待々不久而客至動機而舟亦至此法之妙在視地勢與水勢而善用之耳沿河穿林箐中而過平沙荒遠四顧寥闕無家屋又不見一人日將午始認一家即華

氏々有此地方三十里。畜產稱之。氏死而無子。遺言
悉以付其妻。旋又死。亦遺言鬻家產以分骨肉。所
以有拍賣之事也。而此日不見人來。怪問之。則曰當
以明日拍賣。始知余輩錯記期日。乃乞觀牧苑。而野
牛生馬。見人奔逸。不得端詳。談氏欲借宿一夜。余定
以日內西歸。束裝事多。不便久留。乃決意回。日暮失
路。迂而遠。夜深投宿。知哥公館。
十三日。朝發。知哥。午飯于沙古刺綿多。上氣車。抵斯
篤古屯。忽見一氣車停中路。而不前。始聞因沙訥古
雲鐵路毀壞。致西來一車翻墜。車中人為被重傷。土

人亦羣集驛館。傍爭求新報。車停逾時。見前車動。進
抵某站。又停逾時。見一馬車載被重傷者。方入公館。
白布包創。為之愴然。我車纔進。抵沙訥古雲橋。於是
下車步堤下。見氣車十餘。在堤上。右仄左傾。而其二
室則倒落堤下。輪軸皆離。前所見被重傷者。蓋坐此
二室者也。嘻。鐵軌不如法。而守者又懈。致有此失。鐵
路社員之愆。有不可逭者。上堤則有一氣車。為由電
報急來接應者。乃坐而轉。比至山夫蘭西斯哥。夜方
半矣。

十四日。辭西歸雜務。又買綿羊八隻。將以傳于本國。

綿羊良種稱墨利訥者每隻價不下一百元而其種不純者僅可三四元然驟見之未覺有異甚矣純雜之難辨也

十五日辨西歸雜務

十六日全上

十七日全上

十八日兼加爾氏同余觀于州大學校土地規劃略定而學寮未及經始矣又過化盲啞院初入盲者之室見其按凸字書學勾股法又見一盲女講地理學大盤上排碎板每片彫成各國地形每地形上又刻

劃各州界線及山川大勢問盲女某國何在女則一摸摘乃一片示久百十不爽次過啞者之室有一男子年可十六教師爲手勢示之曰諸君自日本來者汝諳地理書盍錄日本略誌與諸君看啞乃握堊條向漆板上疾書手不停揮須臾乃成章節斐然日本事也有一聾子年二十餘從背後大聲疾呼曠無所聞對面與語彼則察其唇齒頰舌之動能知其說某事乃低聲應答之可聽而辨不復勞手勢教師爲英語曰諸君自日本來者曰是君子國也余問幾歲聾來曰甫十三歲失聰夫凸字之書象形之板能令盲

者學問手勢之談能令啞者答言已足稱奇而窮教
育之力更令聾者不假手勢而談是更奇矣轉過加
氏處告別而返夜饗諸友於公館

十九日即彼十一日早晨與諸友別一行上船々則仍

復名亞美利加者船長以下多相識者握手賀平安

下午拔錨

二十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二十一分西經一百二

十六度零七分船行二百零五里

二十一日正午北緯三十四度四十四分西經一百

二十九度五十六分船行二百十二里

二十二日正午北緯三十三度零四分西經一百三
十三度五十分船行二百十八里

二十三日正午北緯三十一度五十三分西經一百

三十八度零三分船行二百二十五里

二十四日正午北緯三十一度十五分西經一百四

十二度二十七分船行二百二十七里

二十五日正午北緯三十度三十三分西經一百四

十六度三十八分船行二百十九里

二十六日正午北緯三十度西經一百五十度五十

分船行二百二十一里

二十七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九分。西經一百五十五度十五分。船行二百三十里。

二十八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五分。西經一百五十九度二十二分。船行二百十四里。

二十九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分。西經一百六十三度二十一分。船行二百零七里。自始出山口至此。北緯度數逐日漸減。蓋冬間海上險惡。來時之路不可復由。故避之而南也。在三十度內外之地。則氣候溫暖。輒見火雲。至是九夏之天。然風挾驟雨而來。作輟無常。波浪洶湧。雖大船亦掀翻不定。同國人

從前未苦于海疾者。亦皆嘔黃。余之委頓可知也。

三十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七分。西經一百六十七度十一分。船行二百里。

十月朔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八分。西經一百七十一度三十九分。船行三十二里。

二日正午。北緯三十度零一分。西經一百七十五度四十八分。船行二百十六里。

三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五分。西經一百七十九度四十八分。船行二百零八里。是日過下值西經一百八十度處。故失一日也。

五日正午北緯三十度零六分東經一百七十五度
 四十七分船行二百三十里
 六日正午北緯三十度零五分東經一百七十一度
 二十八分船行二百二十四里
 七日正午北緯三十度零五分東經一百六十七度
 船行二百三十二里
 八日正午北緯三十度零五分東經一百六十二度
 五十九分船行二百零九里
 九日正午北緯三十度東經一百五十八度二十七
 分船行二百三十六里

十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八分東經一百五十
 四度十七分船行二百十六里
 十一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一分東經一百五
 十一度四十一分船行一百三十五里
 十二日正午北緯三十一度零六分東經一百四十
 七度四十九分船行二百十四里
 十三日正午北緯三十二度二十二分東經一百四
 十三度五十九分船行二百零九里
 十四日正午北緯三十四度五十四分東經一百三
 十九度四十五分船行二百六十里是日風勢順而

勁帆瀆並用故船行里程殊多。雖來時亦所無焉。從此距橫濱三十八里。船過房州之南。針路取北。始覺氣候驟寒。芙蓉峰忽露面於天際。雪色皎然。繼而伊相諸山漸現。蒼翠浮動。覺如羣仙拱手迎余歸者也。立到橫濱。捲掌中日錄而上岸。

新國紀行卷下終

明治十六年一月十六日版權免許

定價 三十錢

東京府士族

著述兼出版人 從四位細川潤次郎

神田區駿河臺北

甲賀町壹番地

4
谷
105

